

读书

爱情之外,还有着许多人生的支点



作者:清风徐
出版社:中国画报出版社

漫无目的地调台,停在了一档热线节目。没有开灯,不知道是什么波段,也不晓得那个电台主持人姓甚名谁。适逢一个电话打进直播间,男主持人接听电话,“喂喂”了两声,那边却是长时间的沉默,而后发出一声叹息,仿佛从一个无底的黑洞传来。主持人不断地询问,不断地开导:“您有什么难处,跟我们说说,或许,听友们可以出出主意,想想办法。”那边,除了叹息,还是叹息。敬业的主持人没有灰心,继续开导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,那边终于说话了,有气无力,断断续续。隔着电波,无奈和绝望穿透时空。

听友是个盲人按摩师,虽然身有残疾,但是与平常人一样,他也渴望美好的爱情。一个女孩走近了他,又一个地离开了,每一次感情结束,都损失惨重,除了真情的付出,女孩们从他手里骗走或多或少的钱财,他的希望便一次次落空。他说他很孤独,多想有个人在夜里跟他讲讲话,他对实现这个愿望已经丧失了信心。说完了这些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主持人是个小伙子,规劝的声音和语气明显单薄。但是听得出,他在努力。那边似乎打算结束谈话了,告诉主持人,他已经买好了第二天去天涯海角的飞机票,他将在那里给自己的生命做个了断。主持人有点语无伦次了,也许他不曾遇到这么棘手的问题。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,主持人问:“能不能把你的电话号码在节目中公布给大家?”主持人的良苦用心令我肃然起敬。那边毫不犹豫地说出一个号码……

收音机前的她,从漫不经心中坐起身来,记下那个号码,存在手机里。冲动得想立刻打过去,却还是犹豫,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。第二天,看到报纸,标题是,热线主持人解救轻生按摩师——主持人在节目结束后通过公安部门找到了盲人按摩师,最终打消了盲人按摩师轻生的念头。她汗颜,她的不幸在盲人按摩师的不幸前,只能用微不足道形容。自此,她变得明媚起来,她的日子也随之明媚起来。

爱情可以被打败,但心灵不可以被打败。生命是可贵的,有爱情,那是锦上添花,没有爱情,也不至于天昏地暗。有没有爱情,蓝天白云都在美好地陪伴着你。

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。

■摘自《预约你的幸福人生》

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生活。

她和丈夫已经分居三年。朋友借给她一间房,早年的筒子楼,老态龙钟的模样。走廊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杂物,白天进去,一片昏暗。夜晚归来,伸手不见五指,几乎是盲人一样摸着走路。她住在长长走廊的这一头,另一头只是偶尔有人走动。遥远的,像是此星球看彼星球。那一阶段的压抑,没有经历的人不会懂。那一时期的恐慌,闭上眼睛仍然会出现黑暗中摸索时的心悸。想过杀人,想过自杀,最终理智战胜冲动。有一种命运,当你抗拒不了,当你摆脱不了,便只能在挣扎后,归于平静地忍耐。她的坚忍,应该是那时练就的。

那年的夏天,国人异常热情地关注一场足球赛。她的房间里没有电视天线,更别说了线了。那台老式电视机,开机后就是滋滋啦啦的噪音,以及晃眼睛的雪花。她裹挟在万千球迷中间,在市政府广场的大屏幕前。黑压压的人群,自发地秩序着,很多个关键时刻,大家都屏住呼吸。

集体的聚焦。集体的沉默。集体的惊呼。最后是,集体的沮丧。

那一刻,她突然清醒,这个世界,比自己那点儿事更揪心的,太多太多。

在黑暗里回到了住处,失眠。打开收音机

《大故宫》:走进康熙书房



作者:阎崇年
出版社:长江文艺出版社

乾清宫庭院在清顺治、康熙两朝,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、国家权力重心。皇帝日常办公、接见臣工、读书学习、生活起居,皇子读书和皇帝办公厅——包括秘书处、机要处、侍卫处、研究室、智囊团等,都集中在这座庭院里。康熙书房就是南书房,在乾清门到乾清宫这个相对独立的乾清宫庭院里,院的周围有40间门庑环绕,四维(面)主要有四殿(昭仁殿、弘德殿、端凝殿和懋勤殿)、三房(南书房、上书房和敬事房)、两处(奏事处、批本处)和一宫(乾清宫)等建筑和机构,其中乾清门里西侧,坐南朝北的一处就是南书房。

南书房的设立是康熙帝的一个创造,这是应军事之需、行政之需、学问之需和情趣之需。说军事之需,是因为当时正进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,军报紧急而繁多,指示应迅速及时,皇帝身边需要有军政顾问和机要秘书。说行政之需,是因为康熙帝是勤政君主,三藩平定后,皇权集中,日理万机,处理政务,也需要一个贴近的咨询、秘书班子。说学问之需,是因为康熙帝酷爱读书学习,经史子集,天文地理,算学音律,地方民情,随时请教和探讨,需要身边有机要的师友。说情趣之需,是因为康熙帝喜欢书法、绘画、诗词、文玩,也需要人同趣相通,同好相述。所以,南书房建立后,没有因平定三藩之战结束而结束,而是坚持下来,并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
康熙帝设立南书房的最初动因是:其一,康熙帝身边的太监、宫女,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,不能同他研讨经史,切磋书法;其二,各大臣都有职务,也不能随时陪伴身边,日侍左右;其三,

他们住地离皇宫较远,随时咨商,很不方便,每日派员,轮流值班。其四,加强皇权,抑制旗权。所以要设南书房,这些随侍左右的大臣应是:品德高尚,学艺专长,任事专职,住近宫廷。

南书房的名称。“书房”是清入关前的旧名,“南”字是因书房在乾清宫南面,所以称南书房,又称南斋。雍正时在圆明园也设有南书房。最早正式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为张英和高士奇。南书房官员称南书房行走,但自大学士到侍郎等,都称翰林,进出南书房,可走乾清门。但进出门时都由内监或侍卫陪同,不可个人单独进出,在书房门外的院里也不能随便走动。南书房的官员,地位特殊,称为“内廷”。“内廷”官员有哪些人呢?一是御前大臣,二是军机大臣,三是南书房翰林,四是上书房师傅,五是内务府总管。就连内閣大学士、内閣官员都算外廷,而不算内廷。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内閣为外廷。内閣又为什么算外廷?因为雍正朝从内閣分出军机处,军机大臣算内廷,大学士也算外廷。南书房翰林与内廷官员进入内廷,从乾清门出入。

南书房翰林,挨近皇帝,参与机要,容易得宠,升迁较快。但是,南书房翰林,也蛮辛苦的——官员虽以入直南书房为荣,但不知其苦:“咫尺天颜,垂手侍立,久之则气血下注,十指欲肿。若派写进呈书籍,则终日伏案而坐,两脚不得屈伸。”有人说:“伺候时立得手痛,抄录时写得脚痛。”皇帝到南书房的时候,值班的翰林们都要到门外站着回避,“呼某人则入,不呼则候,帝去乃入也”。皇帝同每个人谈话内容,都是两人间的机密,外人不得闻知,更不能外传。

南书房值班的翰林,文具由内务府办理;饮食由御膳房供应。早餐在家里吃——《履园丛话》记载:徐乾学饭量大,每早入朝,吃实心馒头五十,黄雀五十,鸡子五十,酒十盞,可以竟日不饥。同朝张玉书古貌清癯,早餐只食山药两片,清水一杯,亦竟日不饥。大多南书房值班翰林,伙食标准有规定:“每餐每日肉菜半桌,稻米一仓升,茶叶一钱。”(《清官述闻》)可以喝免费的茶水。夏天,从五月初一日开始,每天赐给冰块,装在大盘里乘凉。时令鲜果、地方特产,时常供应,也受赏赐(如字画、笔砚、鹿肉等)。

南书房也有趣闻:状元于敏中初直南书房时,一日同僚谈锋正浓,于敏中微闻声音,疾呼其同僚说:“老头子来矣!”话音刚落,乾隆驾到。乾隆帝听到说自己是“老头子”,颇不高兴,严厉诘问。翰林们很紧张,不知如何回应。这时,于敏中机灵地对答:“万寿无疆曰老,首出庶物曰头,父天母地曰子。”乾隆帝一听,转愠为喜。于敏中节节高升,很快升为尚书,后官至大学士。 ■摘自《大故宫》

■徐姝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小说连载

大变局

51

但是范鸿仙的意图行踪却仍然为郑汝成侦知。这一次郑汝成汲取了上一次失手的教训,用重金收买了四名牢靠的刺客。

这天深夜的嵩山路,树影婆娑,四周幽暗,突然“叭叭”两声,两盏路灯被弹皮弓打掉,一段路面顿时变成一片漆黑。路面并无行人,一切复归静寂。四个身着黑衣的人影,贴着墙跟,猫身串爬到革命党机关的窗户之下,四周沉沉夜色里,唯有这里还透出光亮。四个人做底,一人托扶,另外两人用叠罗汉的办法,先后攀上窗台。

其时范鸿仙还在伏案捉笔,给孙中山和黄兴写信函——革命起事的联络同志,筹措经费,百般困难,不过他仍将以誓死的决心,不负两位领袖的嘱托。窗外好像有点声响,或许是窗户没有关好。范鸿仙搁下笔管,起身往窗边防。突然之间一个黑影破窗而入,促不及防,刺客已经扑了过来。范鸿仙一把没有抓住刺客的手,胸腹已经中刀,冰凉彻骨,撕心裂肺。他双目圆睁,拼死抵抗,另一名扑来的刺客,又一刀刺入范鸿仙的肋下,范鸿仙已无呼喊的力量,唯用了最后的意识和力气,一把死死握住了再度刺来的刀刃,此刻身上又连中几刀。那刺客一下子拔不过刀去,干脆松手拔出手枪,而范鸿仙则已经握着刀刃倒了下去。两名刺客一共对范鸿仙连戳七刀,从窗口翻出去的时候,刺客又再对范鸿仙开了两枪。

等到同志听到响动冲进来时,只见范鸿仙倒在血泊中,圆睁双眼,一只手紧握刀刃,鲜血淋漓,人已经气绝。

接着,上海的党人同志和反正士兵一百余人,被郑汝成捕杀。

嗣后孙中山将老同盟会会员、范鸿仙的妻子李真如召去日本,含泪告其节哀,抚养好子女,“将来只要我孙文能回长江,我

吃饭你们也吃饭,我吃粥你们也吃粥。待革命成功,定将鸿仙国葬。”然而革命党的特质就是前仆后继。孙中山遂委派蒋介石和陆惠生前往上海,在沪西小沙渡再度设立起义总部,同时又派遣三百多名“中华革命党员”,分头回国,筹备起事,再接再厉。

当时的国民党已经改名为中华革命党。二次革命失败,教训惨痛,孙中山说:“所以失败者,非袁氏兵力之强,实同党人心之涣散”。党内没有坚强的组织,分支立派,各作主张,从而不听指挥,号令不行。有鉴于此,孙中山决心重建一个“有统一的组织,坚固的宗旨,党员有纯洁志趣”的中华革命党,党纲中规定了领袖的绝对权威和对领袖的无条件服从,而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,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,都必须重写誓约,加按指印,诅咒发誓,效忠领袖。在一个非常的革命时期,这也许是一种有效的组织手段。但是对孙中山的这一主张,党内出现严重分歧。黄兴认为这有损党人的尊严和人格,有人更认为革命党竟弄成了帮会模样。黄兴遂挈全家去了美国,李烈钧则去了欧洲。陈其美却是全力支持:“总理领导我们,我们都追随不上,总理如在山顶,我们如在半山,我这两年才算认识总理的伟大,却是太迟了。”蒋介石也很认同服膺孙中山的主张,很快就加入中华革命党,誓约号为102,是国内最早登记的党员之一。

数百名党人分头、分批、分地方回到国内,又辗转汇集到上海,开始谋划、布置军事行动。许西亭除了和父亲约了在虹口的日本人小食店见了一次面,就是悄悄地联络一些参加过辛亥起义和二次革命,现在潜伏在上海的朋友,但是效果不好,响应的很少。另外一项工作,就是筹措经费。中国的革命,从一开始,就多受制于经费的筹措。范鸿仙到上海以后,为了筹经费,将自己珍藏

的数千卷珍本藏书,还有妻子的首饰,全部变卖了。到了眼下,经费仍然是头等要事。

然而就在这个时候,许西亭忽然了解到,周天功竟成了一个女的,叫宁香,此人是什么来头呢?虽然她改名换姓,当是人家不晓得,其实又岂能躲过世人的耳目,她就是那个四马路“同春书寓”的仇宝慧。大热天里,许西亭倒抽了一口冷气,以至一下子有点缓不过气来。血往头上直冲,他当即就要出门,去杀了这两个狗男女。

其时,由周天功出面,用30万银洋钿买下了劳格的织布厂,尚欠10万,以后用生产的棉布抵价,分作两年出运到劳格的德国地址。此外契约里也写下了,劳格继续在厂里工作3个月,带领协助周天功熟悉业务,酬劳算百分之二的股份,算在介绍人叶毓川的名头之下,双方均无意见。至于周天功出任厂长总经理,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,则是宁香与他两厢里约定的事情。从冬天到夏天这半年里,周天功带了在纱厂里做过的阿菊阿芬,日夜扑在工厂里,又叫林根赶快去读一门财务出来。在这个过程中,连劳格都夸奖周天功是一个做实业的人才。

劳格回国后不久,来过一封信,一笔一画中文写的,周天功看了一半,叫来林根,才清楚晓得了意思。劳格说,原定两年偿还的棉布,能否今年一次性给予,如果不行,他将要下今年泰德厂生产的所有棉布,除了偿还的部分,其余部分用现金偿付。

家里的人,对于这个堂子里小姐买厂交给周天功,外加股份的事情,反应不一。林根只觉得是天上落下来的鸿运,欢欣鼓舞。阿芬心里觉得事情有点蹊跷,不过也听其自然,阿哥怎样讲就怎样做。只有阿菊心生疑窦,萌生了心事。

周天功一开始很是兴奋,不料也很快

就掉进了内外交困、焦头烂额的窘境之中。劳格回国不多久,天气刚热的时候,奥匈帝国皇太子在萨拉热窝被刺。一个多月后,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。中国政府果然宣布中立,上海工部局的德国董事即刻退出董事会。但是令国人万分气愤的是,德国表示愿意将胶州湾“租借地”直接归还给中国,日本驻华使馆代办却警告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曹汝霖,不准中国接受德国的建议。随后日本对德国宣战,旋即派军队在山东登陆,在此后的几个月里,日军攻占青岛,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竟全部为日本控制。而对付国人极其强势凌厉的北洋政府,对此竟然只能全部“吃进”。这情形倒又像煞了晚清政府。

此刻,激愤之中的许西亭还是冷静了下来。他不能再个人意气,坏了策划反袁起义的大事。再讲,他就是杀了这两个狗男女,这家织布厂也变不成他们举事的经费。然而,往事还是一幕一幕跑到了眼前——为了那张30万的银票,他、周天功、小江北在四马路同春书寓搏命,他情急之中,一斧头劈下去,鲜血溅了一脸一身,他就这样第一趟杀了一个人。他跟着陈其美赶到乌镇路桥堍,眼睁睁看着周天功放走了那个婊子,随即他眼疾手快地挡了一把,陈其美一枪没有打死周天功。又后来他们悄悄摸到柳塘,可是那个婊子竟然鬼使神差一样,早他们一脚逃掉了,就像是有人通风报信。事后他一直疑心,因为他那趟行动,他无意间是跟小江北讲过一声的,后来事情一多无法分心,这件事情也就放下不提了。现在看起来,这个拉黄包车出身的周天功,心机很深,手段周密,早就做好了局,把他许西亭蒙在了鼓里,许西亭只觉得浑身冷一阵热一阵,像头困曾在屋子里乱转,血都吐得出来。他现在不能去杀这两人,但是他决不会放他们过门。(未完待续)